

宋濂诗文掇拾

龚剑锋

戚氏家乘序

古者，国必有师，其师之所传，弟子世守之而不敢变，虽历数百年之久，至言其家学必有受之先师云尔。何其盛且美哉！

学术判裂之余，各用其私智而不从师；师之学亦不足守而无弊。于是，道德不可以一，而风俗降衰。自宋中世，大儒君子生于中原，天下翕然响而宗之。及其国家既微，迁社稷于江表，而传其道者散而之南方。守其学如吏奉有司之律令，不敢失其毫厘。东莱吕成公，南方之所师传中原之学者也。公之居在婺，故婺之人及门受学者最多。戚氏兄弟如珪、如玉、如琥三人，皆学有名。

公亡至是适三百年矣。凡当时门人之家，不复有世其学者，而戚氏独修学励行不失其绪。言于人，必曰：“成公吾家先师也。”告人以言，必曰：“吾先师成公之云也。”呜呼，斯不亦近于古哉！

它日，如琥五世孙莞，撰其族人字名卒葬之详为谱，附著其先世遗言，及贤大夫之文辞有系于戚氏者，通若干卷，持以示余。余览之累日。信乎！非能世其家学者，不足以致此也。今之为谱者多矣，欲如戚氏之文辞不可得也；欲如戚氏之多贤，尤不可得也；求其师成公而世其学如戚氏，愈不可

得也！

吾故论其近于古者，序焉。

时 岁在丙辰十一月既望

前史官金华宋濂景濂谨序

按：本文录自浙江省金华市《双溪戚氏宗谱》卷之一，系宋濂于明洪武九年（1376）应戚堯（字存清，行允十一）之请而作。序中宋濂着重赞扬了金华戚氏的家学渊源及世守其学而不衰的品格。“东莱吕成公”即南宋金华学派的开创者吕祖谦（1137—1181）。戚如珪、戚如玉、戚如琥均为吕祖谦弟子，系戚堯祖父戚象祖之曾祖父辈。《戚氏家乘》由戚崇僧（字仲咸）生前所辑，卒后由其第四子戚堯修订定稿。定稿后先请宋濂作序，并由戚堯姑父朱震亨题“世珍”二字。后来戚堯又请姻亲朱濂作序，最后自己也作了一序。朱濂在《戚氏家乘序》中说：“此金华戚氏之家乘，所以使余读之起敬而不已也，此书仲咸先生所辑，而其子存清所录也。存清出以示余，且曰：往者翰林宋公既已为之序……今家乘中遗文具载，且有吕公、许公之文字尺牋在焉，读此书可见戚氏之门藹乎考亭、丽泽之遗风犹在也，岂寻常名族之谱牒所可及哉？”戚堯在《戚氏家乘序》中亦言：“至正癸巳（1353）冬，先考朝阳府君疾革，出所著家乘示堯曰：‘此我所辑宗谱稿也。皇庆壬子岁（1312）家毁于燹，先世所藏谱牒诰命无一存者……我尝访求遗文，旁采故家遗老，欲以补先世之缺文而不可得。汝能继吾志，卒吾事，则吾死无恨矣……’堯奉命以来，二十年间虽悉力询访先世缺文，终不可见，姑即先人之旧稿而次辑之，为谱图一卷，宦绩、科第、遗文一卷，碑碣、志铭、诗章、尺牋一卷，传记、杂著，祭田、墓林、祭规、齿行传并一卷，以贻我后”。由上述所引，我们已可略知由宋濂作序的《戚氏家乘》之大概。戚宋两家均系金华名门，关系密切，戚氏后裔戚雄（字

世英，号雪崖，1478—1544）亦曾为宋濂后裔撰写《宋潜溪先生祠堂记》，“潜溪先生”即宋濂，因居于金华县潜溪之畔而得名。戚雄还系〔嘉靖〕《金华县志》的编纂者。

刚中戚府君墓志铭

人才必因事乃见。昔者，战国之时，士恒善驰骋自效，或掉三寸舌解急弭变，义所当为，又直前不回挠脱。使生承平无事时，则束手坐阅流景，没身无闻而已尔。

呜呼，岂独战国之时然哉！

当至正末，南北绎骚，所在争括，盗贼亦挺而起，斩茶为攫，緝纸为铠，视豪家大姓而鱼肉之。遇其所过，百里为鬼域。未几，突入永康，杀人焚庐舍，势张甚。吕君燧与弟焯，起兵御之。是时，有名刚中者，与吕为世姻，常居行间，每战辄引兵先，数有功。贼渐乌鸟散去。既去复入，围焯于城东。刚中呼曰：“事急矣！奈何？”操戟驰救之。兵衄被执，刚中辞色不为屈。贼环视勿敢言，已而礼之。刚中因谕曰：

“尔曹为逆，且两载所获玉帛多矣。盍不诣辕门降，以保有厥家。不然，大兵旦夕至，不殖醢尔曹不止也。”贼酋吴德祥感悟，议归刚中，且给执其党来降。时帖木烈思以治书侍御史分台浙东，无罪而杀，焯部曲畏威皆奔散莫敢近。刚中奋不顾曰：“人死而遂背之，自为计则善矣，如禽兽何？”竟往收遗骸瘞焉。

呜呼！使刚中之才不因事而见，则藐然儒者尔。濂苟诵言乎众：“刚中倏悦士也，使治时危，必能解急弭变，必能务义不下徇流俗。”纵鼓铎日扬于道，人孰信之。不斥濂为狂为怪，则亦以夸诞唾之矣。呜呼！人其可以易视也耶？

刚中，名阳生，姓戚氏。戚为金华著姓，近迁于永康。七世祖如琥，吕成公高弟。宋绍熙元年进士，历官知表州。

曾祖绍，韬晦不仕，学者私谥“贞孝先生”。祖象祖，元信州道一书院山长。父宗仁，象州路阳寿县龙门寨巡检。

刚中幼被家庭濡染之素，操履正固，事亲从兄埏。埏有善闻，稍出为近体诗，缙绅先生见之咸曰：“能性复疏，峻无留碍。”人有急来告之，不问家有无必济乃已。其志气材具，百未一试，年仅四十有五，竟以癸卯岁八月五日卒于家。惜哉！刚中娶吕氏，无子，以犹子谓道为后。谓道及其甥吕埏，以丧柩巡检君之兆侧太平乡之石泉间，其年八月二十四日也。既葬，从弟莞奉吕文熒状求铭。铭曰：

有艺其根，枝条敷蕃。是谓达材，单战飞翻。视寇郤（欲）吞，何壮哉！势亟莫援，陷于棘樊，抗节不回，驯彼援援。俯伏辕门，功用益恢。宜腾骞派，光焯焯胡，铎而摧凜乎？虎贲志，不克申，天乎？孰□白石如琨，勒辞实繁，用泄是冤？

翰林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太子
赞善大夫 金华宋 濂撰

按：本文录自浙江省金华市《双溪戚氏宗谱》卷之二。系宋濂应戚莞之请而作。戚刚中，名阳生，行允四，系戚象祖长子戚崇仁之次子，为戚莞之堂兄。宋濂此文以志为主，以史传笔法记述戚刚中一生的主要事迹，并以此证明人的才能“必因事乃见”。而铭文则寥寥数语，并为戚刚中发出“虎贲志，不克申，天乎？”的慨叹，盖叹息时代不能尽人之才也？“吕君燧”即吕文燧（1318—1371），永康县太平村人，1359年朱元璋攻克金华城后被任命为永康知县，后又任庐州知州、嘉兴知府等。

留耕公传

朱留耕，名洵，永康人也。其先世曰昌，传自汉槐里

令云之七世孙东阳太守汎。自昌至留耕八世矣。宋季时，盗起，乡井玉石俱焚，其父如瑜能忘身抗辩于主将，拔其良民于贼者五十三人，至今传为阴鹭云。留耕性至孝，母卢氏患瘴目病逾年，靡昼靡夜，出入则扶抱之，食饮则饘暖之，长夏则执扇驱蚊蚋，母没行服，哀恻无节。好生产作业，有地曰潜村，周匝可得五百亩有奇，涧泉经焉，虽旱暵不涸。留耕度可为计，于是薙其榛莽，夸高而增卑，堙洼而支陀，使腴腴咸均为一。际水之岸，筑土树楹，外复卫以巨石，泓之暴集冲激不虑焉。又截涧壅石为防，视时溢干而蓄泄之，岁恒无凶，稼倍他艺，人有接壤乞溉者，咸溉之，其营度类此悉多。至正丙申岁，俭道瑾相望，斛米可易腴田一亩，辄曰：“岂可乘时射利耶！”以入之余，货州里之贫者，兼以厉气作病者，枕籍令诸孙携粥药抚视，卒赖以全家族。每岁际夏之交，量口赈之，凡婚丧不能供张者，亦津助焉。其子绍，以粟困于靖心，留耕一日诣其地，民饥甚来货者，旁以语其子，子喜曰：“济人虞急，岂望偿乎！”至秋，人各归粟无兑者。其先世以文学显融，留耕每叹失所传，受建书塾，购文籍，尊贤重传，训飭子孙，欲使衣被儒术。天性纯慤，不欲与人较曲直，或以非理相让，但俯首默受而已。留耕余同郡人也，虽少读书，然其宅心仁厚，孝惠彰著，若邹鲁士，州里翕然称之。其子绍、贤，而有学于余，忝识既久。留耕歿而葬有年，洪武壬子，绍来京师，乞铭于吾友刘君伯温。越明年，伯温复道其事，欲余之传，余职在史官，人有善来告者必为之书，矧留耕者乎？

论曰：余闻成周之世，有井田之法，以均其养，又有稻人掌稼下地潴畜水以防，似此者，其法甚备，其灌溉之备为常稔。入有余则供养州里，孝以事亲，诗书以绳子孙，其祖彼屯膏若锥刀者，无愧于斯人焉，传之不作乎？

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
兼太子赞善大夫金华景濂宋濂撰。

按：本文载于浙江省永康县《永康金城朱氏宗谱》。系宋濂于洪武六年（癸丑，1373年）应刘基及朱留耕子朱绍之请而作。传中对朱留耕父子三代的美德善行作了表扬。传文生动可信。

上存清公书

濂顿首再拜存清学士：

尊眷兄长侍史，别久怀人，非言可尽。兹被手记，足仞眷私。

向有铭文之属，痼疾所蒙，昧撰述之体，深窃自惭。初不能有光于泉壤，如来书所云也。向往方殷，何时得一见以写我忧？寿岩之约，或谐当其啸傲于云山也。

末间自重不宣。

十一月二十四

宋濂顿首再拜

按：宋濂尺牍录自浙江省金华市《双溪戚氏宗谱》卷之二。存清即戚莞。“向有铭文之属”，指戚莞曾请宋濂为戚刚中撰写《刚中戚府君墓志铭》。“寿岩”，在永康县方岩风景名胜区，内有朱熹、吕祖谦、陈亮讲学的五峰书院等。戚莞，生卒年不详。但从《双溪戚氏宗谱》所载的戚莞于明洪武十八年（1385）三月壬戌撰的《授子名及纪所生月日》中所言：“洪武甲子年（1384）冬月二十有二乙卯巳时汝生，时我年五十二矣”可推算，戚莞大概生于元元统元年（1333），他比宋濂小23岁。

复存清公书

濂端肃奉复存清文学：

尊养兄侍史，兹被手书，甚感甚感！

黄文献公凋落之后，故家右族不知子孙名字多矣。执事乃能用志于世族之所不讲，深探博采二百年间遗文故事，灿然具乎方册，非知继志述事之道者，安能及之？比览诵之余企仰而已。所徵序文具管稿，托叔度寄遂，用朝阳太学塚上之铭，久已撰就，尚容求教也。

匆匆不宣

十月初六日

宋濂端肃奉复

按：此书信录自浙江省金华市《双溪戚氏宗谱》卷之二。宋濂于信中赞扬戚堯（字存清）继父志编订《戚氏家乘》之功，并言所托《戚氏家乘序》已撰就寄带。“黄文献公”，即黄潛。宋濂于信中言“用朝阳太学塚上之铭，久已撰就，尚容求教也”，由此可知宋濂曾应戚堯之请为其父亲戚崇僧（字仲咸，号朝阳）撰过墓铭，但笔者查考《双溪戚氏宗谱》、《宋文宪公全集》、《宋学士全集》等，均不见宋濂为戚崇僧撰的墓铭，仅见黄潛撰的《戚君朝阳墓碣铭》。然在《双溪戚氏宗谱》中于宋濂《复存清公书》之下，附有《悼朝阳戚先生》诗并序，虽未再署作者姓名，但似为宋濂之作，或即宋濂致戚堯信中所言的“朝阳太学塚上之铭”。现照录如下：

悼朝阳戚先生

空鼓齐门瑟，知音恨独难。平生精典籍，终老只儒冠。
白发人何在？苍书墨未干。惟留仲舒□，长使后人看。

仲咸于余为忘年友，化去且十有四年，乃得堯所示黄公墓志，读之不觉怆焉悲感。呜呼！若仲咸之为人，黄公之撰词，可谓无愧者矣。山空岁晚，四顾无传有如斯人者，岂复见哉？堯请余识一言于简末，余义不容已，书四十字诗而归

莞，其勉之哉。

叹昔忘年友，穷经本素王。道存贫亦乐，身老志何长。
太史辞无愧，斯人死不亡。襄阳耆旧尽，犹喜见诸郎。

按：戚崇僧卒于元顺帝至正十三年（1353），由“化去且十有四年”知，则此悼诗约作于至正二十七年（1367）。时宋濂58岁，戚莞35岁，许谦已谢世30年，黄潛已谢世10年，朱震亨已谢世9年。此诗亦为《宋文宪公全集》、《宋学士全集》所漏载，当系宋濂佚诗。

与吴用中书

濂顿首再拜用中学士尊兄长：

辟难远依，情同骨肉。怀感之义，重若丘山。报谢之私，铢分未及。每矫首翹风，惭切胸臆。日来闻患难之余，老老幼幼咸获庆适，天之报施善人不诬也。区区得归省一番，新岁必须再往，但浮寓江湖，莫如所居耳。公知己者，敢语中情。令尊老先生尊前不克专奉尺书，亦不及亲往一见。迹若慢而心实不然也。惟亮及。

按：此信录自浙江省诸暨市〔光绪〕《诸暨县志》卷五十四《书牋》。系宋濂致诸暨吴用中的一封道谢信。宋濂曾于元顺帝至正十八年（1358）离开浦江避战乱于诸暨吴用中处。信中宋濂谦虚地希望吴用中对自己的怠慢形迹加以原谅，并说明自己内心深处感激与自惭甚深。诸暨离宋濂居住的金华、浦江均很近。

送杨维桢还吴淞

一代辽金归宋史，百年礼乐上春官。归心只忆鲈鱼脍，
野性懒随鸳鹭班。不受君王五色诏，白衣宣至白衣还。

按：此诗录自杨维桢《珊瑚木难》（明正德朱存理辑本）卷八。《明史》卷二八五《杨维桢传》亦载有尾联。杨维桢（1296—1370），诸暨（今属浙江）人，元末明初文学家。晚年隐居松江。因曾为元臣，不愿仕明。“一代辽金归宋史”，指杨维桢曾作《正统辨》，主张将辽、金历史归并到《宋史》之中。宋濂撰《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》（见《宋学士全集·补遗》卷五）亦载：“会有诏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君作《正统辨》千言。大司徒欧阳公玄读之叹曰：‘百年后，公论定于此矣。’”元末兵乱，杨维桢避居富阳、钱塘、松江等地，遨游山水，酒乐自娱。“洪武二年，太祖召诸儒纂礼乐书，以维桢前朝老文学，遣翰林詹同奉币诣门，维桢谢曰：‘岂有老妇将就木，而再嫁理者邪？’明年，复遣有司敦促，赋《老客妇谣》一章进御，曰：‘皇帝竭吾之能，不强吾所不能则可，否则有蹈海死耳。’帝许之，赐安车诣阙廷，留百有一十日，所纂叙例略定，即乞骸骨。帝成其志，仍给安车还山。史馆胄监之士祖帐西门外，宋濂赠之诗曰‘不受君王五色诏，白衣宣至白衣还’，盖高之也。抵家卒，年七十五。”（《明史·杨维桢传》）

灵 岩

不到灵岩二十年，重来风景固依然。三光每隔须弥顶，一窍谁穿混沌先。佛向壶中开净域，僧从井底望青天。玉堂无复金莲梦，暂借僧床半日眠。

按：此诗录自浙江省金华市〔万历〕《金华府志》卷四。系宋濂重游金华邻县永康之名胜灵岩时所作。灵岩是永康县方岩风景区的组成部分之一，离方岩南去不远，峨峰耸拔，溪流环绕，古藤倒挂，景色迷人。半山有一石洞，长60米，高4米，最阔处35米，南北相通，敞如广厦。因形胜灵异，洞壁砥平无洼突，俨

若神功斧削而成，故得名灵岩。洞外有始建于五代后唐长兴四年（983）的灵岩寺，后改名福善禅寺，至今香火旺盛。洞顶岩石上有日、月、星之天然图像。洞内还有南宋吏部侍郎少师应孟明所建的会文堂，系应孟明告老还乡后与朱熹、陈亮、吕祖谦等的会文讲学处，相传朱熹在此撰有“日月两轮天地眼，诗书万卷圣贤心”一联。应孟明卒后即葬灵岩之阳。灵岩一带还有众多的奇峰怪石、洞井泉瀑，山水之清秀，风景之优美，闻名金华府八县。此诗系宋濂实写灵岩景色之佳作。

附言：笔者在与蒋英根、潜苗金先生一起收集、整理了35篇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、史学家宋濂之佚诗佚文之后，又继续收集、整理了近10篇宋濂之佚诗佚文，现辑录于此，以供编纂《全明诗》、《全明文》者参考。同时感谢潜苗金、蒋英根、戚荣华、应宝容等先生对我的帮助、支持！

辑考者工作单位：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袁俐）